



吕不韦传奇

BIOGRAPHY ABOUT LV BUWEI

洪明

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。

一个朝代的歪曲谬传，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，

吕不韦要有一个适合的公论可谓难矣。

——郭沫若

王志军◎著



王志军◎著

吕不韦传奇

陆明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吕不韦传奇 / 王志军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4.4（2015.3）
ISBN 978-7-5438-8275-1

I. ①吕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吕不韦（？～前235）—生平事迹 IV. ①B229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75301号

吕不韦传奇

编著者 王志军
责任编辑 洪江水
装帧设计 天闻尚视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http://www.hnppp.com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
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
2015年3月第2次印刷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17.5
字 数 35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8275-1
定 价 45.00元



营销电话：0731-82683348 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目 录



- 第一章 生逢乱世 / 001
- 第二章 少年才俊 / 017
- 第三章 邯郸听辩 / 027
- 第四章 商海奇葩 / 041
- 第五章 东游临淄 / 052
- 第六章 初露其锋 / 066
- 第七章 游历秦国 / 081
- 第八章 邯郸居奇 / 096
- 第九章 咸阳立嗣 / 110
- 第十章 忍痛割爱 / 124
- 第十一章 逃离邯郸 / 139
- 第十二章 精心护嗣 / 153
- 第十三章 韬光养晦 / 166
- 第十四章 封侯拜相 / 181
- 第十五章 标本兼治 / 194
- 第十六章 立德立言 / 209
- 第十七章 开疆拓土 / 224
- 第十八章 养虎遗患 / 241
- 第十九章 饮鸩遗恨 / 255

第一章

生逢乱世



Biography
About Lü Buwei

周赧王二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前 292 年，诸侯各国没有发生过一场战争，竟然出现了太平景象。

已是入夏时分，天气仍有几分寒意。

阳翟城里中心豪华区有一处大院，十分雄伟。院内的西厢房里，躺着一个年轻的妇人，俊俏的脸上已是蜡黄，没有一点血色，如同死人似的。几个稳婆围在产妇身边束手无策。尽管巫婆在院子里念念有词地跳着大神，似乎也于事无补。

厅堂上正面墙上设有吕氏祖先灵位。留着花白长须的吕熙大老爷站在祖先的灵位前默神祈祷。

吕熙早年在卫平侯宫中为官，官至上大夫。卫平侯全不思振兴之道，整日里沉溺于郑卫之音，苟且偷安，国势日衰。吕熙几次进谏，卫平侯虽然敬重，却做出一副无可奈何之状，依然故我。吕熙于是弃官从商。经历几十年的官场、商场风风雨雨，吕熙已练就了气定神闲处变不惊的气度。饶是如此，儿媳难产，却使得他十分担心，在心里拜请祖宗之灵庇佑。

四十开外的吕鑫则焦急地在院里来回踱步，家人和几个下人都低着头候着，不敢吱声。

吕鑫长年经商，举手投足之间透着儒雅之风。他娶了三房妻妾，生了一群女儿。已是三代单传，却没能生个带把的。去年从邯郸娶了一个赵媚娘，几番恩爱，倒是一下子怀上了。请了有名气的郎中把脉，都道是弄璋公子。谁知临产却出了意外。

“老、老爷，秦、秦大夫请到了。”一名下人气喘吁吁跑了进来，在门边就软倒地上了。

“快，快去接秦大夫。”吕老爷抬腿往外走。

一顶四人抬的轿子如飞而至。

从轿子上下来一位老者，六十开外，也不客套，提着一个药箱，步履矫健地走进了西厢房。

吕鑫不便进房去，只好站在门外等候，见几个巫婆还在跳着舞着，把她们全赶走了。

秦大夫伸出手指，探赵媚娘的鼻息，已没了呼吸。拿脉，却还摸到微微的跳动。于是，打开药箱，取出银针，在赵媚娘几处穴位扎了下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赵媚娘竟然苏醒过来。门外焦急万分的吕鑫闻讯大喜。

“喂点糖水。”秦大夫吩咐。

下人赶紧给产妇喂糖水。

“不要紧张，不要着急，一阵一阵地用力。一定没事的。”秦大夫笑着安慰道。

赵媚娘听了，苍白的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，点了点头。

一个胖乎乎的婴儿终于顺利地产下。

“恭喜夫人，是个公子。”稳婆喜洋洋地说。

一个女佣欢天喜地向门外报喜：“老爷，生了个公子！生了个公子！”

吕鑫快步跑到堂屋神龛前，敬上一炷香，跪拜在地。吕熙大老爷则激动得口中不停地念叨“祖宗积福，祖宗积福！”

吕家大院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喜庆气息。

吕家赵媚娘生产时死而复生，母子平安，一时成为阳翟城的美谈。

“听说那个媚娘流了许多血，已经断了气，都救活了，真是神仙！”

“哎，我们那里女子生孩子时，经常死人，去年还死了几个。要是秦神医当时在就好了。”

人们对秦大夫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。

阳翟城东郭有一座仁心药膳坊，四合院式。临街是两层楼，一楼门面是药店，二楼是客房和住房。后面四合院，做加工作坊用。

仁心药膳坊位置虽偏，生意却异常好。不单阳翟城的居民纷纷前来看病抓药，而且方圆几十里、上百里的人有疑难杂症都闻名而来。人们舍近求远，不辞辛苦，到这里来就诊，都是冲着这里有个神医秦大夫。

没有人知道秦大夫的来历，秦大夫也一心看病，不与一般人谈及自己的事情。人们也不需要太多去关心秦大夫背后的故事，而是津津乐道他的种种神奇医技。

吕鑫走在街上，不时听到人们的议论，掩饰不住兴奋，露出满面春风。身后两个佣人挑着担子，也显得十分轻快。

已是傍晚时分，夕阳照着街面，红色基调下的光影显得错落有致，分外迷人。

吕老爷健步踏进仁心药膳坊，看到两个伙计在给客人抓药，秦大夫则耐心地给

一个已经抓了药的客人详细地解说注意事项。

“秦大夫，大恩人，忙了一天，也该歇工了。我今天特来拜访，想向大夫讨杯茶喝。”

“救死扶伤，医者本分。吕先生大驾光临，想必有所教益，楼上有请。”

楼上的会客厅布置十分素雅，一个茶几，一架筝，几卷竹简，一缕清香，别无他物。

吕鑫长年经商，行迹遍天下，交游甚广。然而，步入秦大夫的客房，心里却有为之一净的感觉。

两人席地而坐，佣人斟上茶。这茶是新出来的雨前茶，不用看，闭目一吸，就会令人心醉神迷。

“我对大夫神往已久，只是囿于蝇头小利，忙碌奔波。大夫来阳翟一年多了，我却因大夫救了贱内和犬子才来拜会，惭愧惭愧。”吕鑫起身对着秦大夫深深地作揖。

秦大夫起身还礼。“吕先生出身名门贵胄，不屑官场，以仁心治商，虽富甲一方，不招妒，不招恨，必然福泽后世，难得难得。”

吕鑫家族在阳翟是名门望族。吕姓祖先是太岳。太岳为夏禹心腹之臣，被封为吕侯，其后人以吕为姓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吕姓后裔开枝散叶，流转各地，其支脉以吕尚封齐建国为盛。吕侯正传的吕国南迁后被楚国所灭。吕鑫这一脉则守住中原之地，家族也颇兴隆。其族叔公吕仓在东周为相，族叔吕礼在秦国为客卿。吕鑫的祖父也做过小官，后与陶朱公的后裔结识为友，又与白圭相识，对他们的经商之道心向神往。吕鑫的父亲吕熙则辞官经商，斩获颇丰。传到吕鑫这一代，规模越做越大了。

“家父对大夫非常钦佩，特叫我转达他的心意。上次救了贱内和犬子后，大夫又被别人请走了，家父非常遗憾未能与大夫煮酒畅饮。家父想请大夫抽空到府里一叙，略表敬意，不知大夫能否移驾？”吕鑫诚心诚意邀请道。

“救死扶伤为医者本分，令尊心意老夫心领了。”秦大夫道：“令尊德高望重，能与他相交也是人生乐事。只是你看老夫这里每天患者不断，不易脱身呀。”

“秦大夫宅心仁厚，医术高超，远近求医者甚众。如是，则难得有闲。”吕鑫想了想，谦恭地问道：“恕吕鑫眼拙，我还不知道大夫祖籍在哪里？大夫大名？”

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老夫乃渤海郡郑人。”秦大夫眼神有些暗淡。

“渤海郡郑人？”吕鑫心里想起一个人来。“我曾在赵国时与扁鹊有一面之交，相谈甚欢，十分投缘。记得扁鹊也是渤海郡郑人。不知大夫与扁鹊是否熟悉？”

秦大夫迟疑片刻，目光转向窗外辽阔的天空，眼神深邃、迷离、凄凉、犹豫。过了一会儿，秦大夫收回目光，叹息道：“吕先生既然与扁鹊投缘，老夫也就实话实说，

扁鹊正是老夫的三弟。”“救人不能救己，去年在秦国被奸人所害。”

“您老是扁鹊的大哥?!”吕鑫肃然起敬，“难怪有如此回天之术。”

“老夫兄弟三人，老夫为孟，名常人，老二为仲，名异人，扁鹊为季，名越人。老夫世代医家，祖训是：不为良相，宁为良医。所以，老夫兄弟三人从小就勤学医术，勤修医德，立志做一个良医。虽逢乱世，有薄技在身，至少可以衣食无忧。”

秦大夫缓缓地端起茶杯，轻轻地啜了一口，神情显得有些迷茫。“老夫兄弟三人医术各有各的志趣和特长：老夫认为百病皆有因，如果事先预知病由，加以防范，则可以在病情发作之前花小钱费小劲就能铲除疾病；老二则认为人身浸百毒，必然要发泄出来，但是要在发病之初加以治疗，就不会小病发展成大病；老三则认为人之于病，各不相同，有很多突发性和不可预知性，不可能都能做到预防或在生病之初就治好，所以他专攻疑难杂症。我三兄弟从小相互切磋，互相促进，医术在当地小有名气。由于各有偏重，所以，我的名气不如老二，老二的名气不如老三。”

说到这里，秦大夫闭目默然，“三十年前，燕、赵、齐相互征伐，为避战乱，我们兄弟三人都离开家乡出外游历。我和老二都忌讳出名，低调做人，每到一个地方绝不超过五年就要离开，而且远离官场。老三则出入诸侯宫中府中，与达官贵人交往密切。治愈几起疑难杂症后，声名鹊起，人们将他与轩辕时期的扁鹊相类比，称之为扁鹊，许多人都不知道他的本名了。”

秦大夫睁开眼睛，注视着吕鑫，“凡世间事，功高、权重、财多、名满、技艺高超者，必遭人忌恨，若不能对此有清醒认识，必然有性命之虞。三弟越人不知趋避，竟然到秦国去为武王治病。秦武王与力士孟说比举鼎，伤了筋脉。越人以针药疗之，必然可治。然而，秦太医令李醯医术低，心眼小，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，竟然派人将越人刺死。秦武王也不治身亡。”

“天妒英才。”吕鑫叹息道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道：“越人之死，倒让世人有所醒悟：锋芒毕露者难得善终。然而，处当今乱世如何自保，还请先生教我。”

“老夫已是风烛残年，行将就木，自顾不及，何以教你。况且先生受累世荫庇，立身处世与我等不同。只是老夫积人生阅历，可以给你一些忠告，四句话，十六个字：‘低处做人，轻财好义，佐力护身，规避战乱。’”

吕鑫起身，对着秦大夫一拜：“吕鑫有幸遇到先生，一定谨记先生教诲!”

秦大夫微微颌颌：“先生言重了。”

“吕鑫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”吕鑫道，“犬子乃先生所救，还烦先生赐名。”

秦大夫思索片刻，说：“世人最讳疾忌医，自欺，自负，最终害了自己。只有不讳疾者才可救。医道通于商道、政道。然而，商道、政道却崇尚权谋，直言易失分寸。就取名叫‘不韦’吧。今后无论从商从政，无论才能多强，本领多高，都一定不要自

负，不要多言。”

吕鑫起身又是一拜。

整个阳翟城似乎都在期待着吕家公子满月。

阳翟城曾是夏、商两朝都城之一，西周时为晋国之地。公元前433年，晋国的三位大夫赵襄子、魏献子、韩宣子联合攻灭智伯后，三分晋国，建立了赵、魏、韩三个诸侯国，其中韩国最初建都于阳翟，消灭郑国后迁都新郑。

阳翟城虽然不是都城了，但却有古都遗风，到处有高车大马出入，商业十分昌盛。

吕家在阳翟城开了十多家店铺，有三家粮店、四家布艺店、三家铁艺店、二家皮具店、两家杂货店。这些店铺提前几天就挂起了红灯笼。店里的商货都打出了优惠的折扣。店里伙计喜气洋洋，手脚麻利。来购物的客人们人数虽多，却显得从容，用大把的时间来谈论吕家的喜事。

族叔吕礼因公务繁忙，从咸阳托人带来了贺礼。族叔公吕仓则从王都洛邑托人带话，他将亲自回来祝贺。

韩釐王闻讯派人送来了贺礼。

邻邦卫国国都濮阳城里，吕家在那里开了八家店铺，这些店铺也挂出了红灯笼。

卫平侯早在周显王四十四年（公元前325年）就死了，现在是卫嗣君。卫嗣君在位三十多年了，治政能力并不比其父卫平侯强，反倒使卫国从侯降到君。但卫嗣君人情味倒很足，还记得阳翟吕家，派使者送来了贺礼。

韩、卫两国君侯带了头，文武百官，与吕家相识和不相识的都来了份子。

阳翟城的官员们、商家们也不甘落后，贺礼也早早送来了。

韩、卫君臣如此礼遇吕家，这在诸侯之间也是难得一见的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吕家财势正旺，还在于吕家一向与韩、卫君臣交谊深厚，平日里吕家没有少孝敬过他们。

仲夏之望日，阳翟城气氛异常的热闹。

周相吕仓排着仪仗，率领十乘高车，几百号从人，浩浩荡荡从王都洛邑回到故乡。

阳翟太守吴立闻吕仓荣归故里，不敢怠慢，立即领着兵卒洒扫郊外的道路，以“贵宾”之礼迎接。

东周虽然日趋没落，但毕竟为天下共主，从地位上还是高诸侯一等。东周之相自然也当享受相应的荣耀。

吕仓受了礼，与吴立乘坐高大的轩车同行，吕熙父子骑马在前面引路。一路上

万人空巷，争睹周相风范。

“二十年仿佛一瞬间。”到了吕家大院落座后，吕仓有些伤感地说，“二十年前回来时，阳翟城似乎还繁华些。刚才数了一下，同辈之人，许多已经不在了，年轻的却认不得了。白云苍狗，物换星移，世事难料。”

“世间之事，如日月之行，如春夏秋冬，如白昼黑夜，都有其定势，非你我所能改变。”吴太守喜读老聃之书，主张无为而治，相信宿命。“如今天下分崩离析，纵吕相有经天纬地之才，也回天无力。不如珍惜当下，借吕熙先生添孙之酒席，且饮且乐。”

吕仓笑道：“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也罢，我当初入仕，就是想为我吕家争一口气。如今当上了周相，算是对祖宗有了交代。我吕家乃积福积德之家，应当代有人才出。将我曾孙抱来，让我瞧瞧。”

吕鑫立即要女佣将婴儿抱了出来。只见这婴儿长得白白胖胖，见了众人，并不怯生，睁大眼睛，四处观望。吕仓将他接过来。婴儿摇晃小手，要摸吕仓的脸。

“这小子眼神清明，有灵气，当治大事。给这小子取名字了么？”吕仓问。

“这小子的救命恩人给取的名，叫‘不韦’。”吕鑫回话，并将秦大夫救治经过和命名之意说了出来。

“秦大夫人呢？他是我吕家的大恩人，我当好好拜谢。”

“回叔祖公，侄孙早些天亲自送请柬时秦大夫还在，今天去请，已不知去向了。听房东说，昨天夜里就搬走了。”吕鑫心里十分惆怅。

“施恩不图报，隐身红尘中，真世间高人。我吕家要为秦大夫立个牌位，永远记得他的恩德。”吕仓吩咐道，神情有些怅然若失，心中默念：“‘不韦’，难道这小子今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么？！”

此后，吕家一直给秦大夫立了牌位，当神一样供着。吕不韦一生对医者都非常尊敬。

正说话间，酒宴已摆好，司仪来请吕仓等人入席。

午宴场面十分壮观，摆了一百多张桌子，吃流水席，翻了两次台。吕家也不辞客，街坊行人愿意来吃的，都安排。就是一律不收礼，而且每人还发了小礼品。这在阳翟城还是第一次，也充分展示了吕家的实力。

众人就餐，管家安排得有条不紊。身强力壮的家丁四处巡视引导，阳翟城兵丁轮流值勤，倒也显得秩序井然。

宴席后，便是点剧唱戏。

吕仓点了一首《韩奕》。《韩奕》歌颂的韩侯，指的是周初宣王时的武穆之韩，与晋、应等国并立。韩立国之君韩宣子亦为武穆之后。吕仓之意，是借彼韩寓此韩，既歌颂韩釐侯，激励世人建功立业，又显示出周王的威德。

吴太守点了一首《采葛》。《采葛》本意是指情人之间别离相思之苦，吴太守之意既是表达对吕仓的友善与敬意，又表达了对武穆时代的向往。

歌者一咏三叹，情意绵绵，心摇神动，令人荡气回肠，难以自抑。

吕熙则点了一首《木瓜》作报答。《木瓜》说的是男女之间互赠信物，以示亲爱。吕熙借以表达对贵宾的敬重和自己的感恩之心。

歌者唱得庄重而肃穆，显得十分诚挚，让人感觉到友情、亲情的弥足珍贵。

听完三首曲子，见天色已沉，吴太守告辞离去，吕熙陪同吕仓到后院里歇息。

佣人早已备上瓜果和茶水。

吕仓与吕熙父子聊了许多，直到深夜才睡。

北风劲吹，秋收后的中原大地显得荒凉落寞。

自去年大败之后，韩釐王羞愧难当，缩在宫里轻易不肯出来。暗探打听秦国又起兵马，韩釐王不甘束手就擒，只得下令征兵征粮，准备与秦一拼。

阳翟城里笼罩着战争的气氛。官营铁艺坊最为繁忙，工匠们日夜赶工，制作兵器。韩国的箭弩为天下之最，不仅种类多、射程远、穿透力强，而且可以连发，韩兵引以为傲。只是工艺复杂，不能大规模生产。铁剑、铁椎、铁甲等铁兵器生产地主要在宛（今河南南阳），阳翟也是重要的供应地。

商人对于战争各有不同的处世方式。有的则在抛售货物，将各种货币变现为黄金。有的收缩生意，准备转移到太平的地方去。有的则加紧收购粮食、盐等物品，囤积居奇，准备大发国难财。

只有那卖唱卖笑的，依然从容从业。那歌声听起来更为凄婉、迷茫，那笑声显得几分生硬。来寻欢作乐的人少了，生意比以往萧条了许多。

吕家比以往更加忙碌。吕熙将家业全交给吕鑫打理，自己则含饴弄孙，一天要看好几回孙子。吕鑫则忙里忙外，难得与儿子亲热。祖孙隔代亲，大概是世人天性。

“最近诸侯各国有什么动静？”吕鑫风尘仆仆从濮阳回来，料理一些事情后，回到家里，吕熙父子围着火炉说起夜话。

“商旅之言，说法很多。对于天下大势，言评不一。依儿子的判断，数百年来诸侯争雄局面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。过去是群雄并起，各领风骚。现在周已远不如诸侯，十多个诸侯国，强者只有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。诸侯各国的兴衰，全在于君侯贤愚强弱。而遍观七国君主，有雄才伟略者唯有秦昭王。如果秦不内乱，看来天下一统的重任必然为秦所任。”

以目前的形势看来似有这种倾向，然而世事却有许多难料之处。吕熙更想知道秦国内部的情况。“听说秦相换了，魏冉以病免职，由客卿烛寿为相。烛寿可为太平之相，恐难为乱世之相。秦国对烛寿为相有什么议论？”

“烛寿为人低调，四平八稳，没有独到之处，上下倒相安无事。只是那些有军功的武将并不将他放在眼里。特别是大将白起，此人最善用兵，非常自负，杀伐心重，欲立绝世之功，累累与烛寿冲撞。秦国将相之中，白起独服魏冉一人，一来魏冉对他有识拔之恩，二来魏冉与他的战略思路最为契合，充分地信任和支持他。秦昭襄王虽与魏冉在政见上有分歧，但是欲与诸侯争战，必用白起，而能驾驭白起之人，唯有魏冉。魏冉只是小病，复出为相只怕指日可待。”

以这种情形分析，吕熙认为秦王与魏冉、白起都是强势之人，迟早有一天会互相争斗出个你死我活的。目前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开疆拓土、建功立业，相互都需要。如果秦王放手启用魏冉、白起，必将是诸侯的灾难。然而，为商者更关注的是商机。

“当今天下，能与白起并论者，实在是屈指可数。诸侯各国不乏白起之才者，然而却无秦昭襄王这样的雄君，天下难觅能与秦抗衡者！秦韩开战，白屠夫为将，韩国黎民又要遭殃了。乱世之中商机无限，然而风险也太大。我们要尽可能将风险降到最低。最近商贾之事，你处理得怎样？”

“根据父亲的谋略，儿子最近对阳翟的经营做了大的调整，还算比较顺利。大幅压缩了经营品种，只经营粮食、布匹、食盐三样。经营方式以囤积为主，减少店面。三家粮店、四家布艺店、两家杂货店各保留一家，共计三家店面。其他的店铺全部处理了。在处理铁艺店时，动作较晚了些，有一家铁艺店被官府征用了，好在损失不大。扩展了西城仓库，另在东城处购置了一处院落，面积很大，废弃了很久，很隐蔽，大部分货物都转过去了。”

战乱频繁，盗匪横行，官府索要，生意做得越大，就越容易出事。吕熙这次改变经商策略，就是更好地适应战乱，以图自保。

“商场如战场，要讲究战略战术，虚虚实实，变幻莫测。仓储之地一定要隐蔽，并且在防卫上要外虚内实，看门的用一些老弱之人，示人以弱以虚，内里要多设机关，安排精干武士护卫，随时消灭来犯之人。店铺里货物要控制数量，装出缺货之象。从仓储里运货要用小车，一次不要太多太露。示人以虚以弱，内守其实，才能自保，才能长久谋利。”

“儿子在这方面还要多用心领会。卫都濮阳的商铺是不是也按这种方式处理？”

“总的思路还是要外虚内实。但濮阳与阳翟要有些区别。商铺不求太多，但要有一两家铺面装修豪华大气些。”

“儿子知道怎么做了。”吕鑫道，“濮阳的住宅也新修葺了，是不是尽早搬过去？”

“我吕家在阳翟也生活了几十代了，故土难离呀！韩国有上党、新中等地与秦接壤，估计这几年战争还打不到阳翟来，我们就在这里好好过年吧。”

“时候不早了，父亲早点歇息吧。”吕鑫见父亲神色黯然，不好多说，于是起身回房。

走到院子里，见一轮明月从凄冷的天空中洒下一片银辉，显得斑驳陆离。吕鑫叹了口气，心里道，只有这轮明月，不知人间喜怒哀乐疾苦兴衰，年复一年地照射大地。

卫国国都濮阳城坐落在黄河的弯曲处。两岸的庄稼、村庄以至老百姓，经常被汹涌澎湃的洪水冲得一千二净，厚厚的黄沙一遍又一遍地掩盖大水后的中原大地。

然而，这里较阳翟城繁华许多。在平和的日子里，舟楫在河面上穿梭。街面店铺林立，货物齐全。游侠之风盛行，游手好闲、博弈斗狠之徒充斥，笑贫不笑娼成为风尚，男优女娼四处游荡。

都市的繁华常常体现出国力的强盛。如齐之临淄、秦之咸阳、赵之邯郸。一代纵横家苏秦在二十年前说齐宣王时，描绘齐都临淄情景：

临淄之中七万户，臣窃度之，不下户三男子，三七二十一万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。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，弹琴击筑，斗鸡走狗，六博蹋鞠者。临淄之涂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，家殷人足，趾高气扬。

从苏秦的言语中，可以想象临淄是何等的繁荣，齐国是何等的强大。

然而，世事之中常有例外。濮阳的繁华并不表示卫国的强盛，而是恰恰相反。

在卫国四百多年的历史中，国君绝大多数都是昏庸无能之辈。到卫成侯十六年，即公元前356年，国君地位已由“公”降为“侯”。卫嗣君五年，即公元前335年，卫侯又降为卫君。国土日益狭小，国势一落千丈，沦为任人摆布的小国。

濮阳的繁华全都是因为其交通的便利。从这里溯河而上，很快可达周都洛邑。虽然周已衰落，但洛邑仍是旧贵云集之地。顺河而下，可达齐鲁大地，这里盛产鱼、盐、粟、豆、麦等。向南，黄河水系又与淮河平原水道和鸿沟水系形成交通网络。向北，则可抵达赵国大都会邯郸。

四通八达的优越地势，给濮阳人经商致富提供了天然条件，出现了一大批商人。由于商业发达，濮阳也就成为当时中国境内的一个商业都会。濮阳与陶邑相齐相近，常被人称之为“陶卫”。

吕熙早年离开卫国回到阳翟，并不是厌恶濮阳，而是想远离政治。三十年后，周赧王二十四年，即公元前291年春，吕熙权衡利弊得失，举家迁徙到濮阳。

吕家迁到濮阳不到一个月，秦昭王罢免了烛寿的相，再起魏冉为相，拜白起为大将，大举攻韩，大有灭韩之志。

韩釐王不甘当亡国之君，征集十二万大军应战。魏国如临大敌，征集大军响应。白起见魏军势强，有拼死一战之心，于是虚张声势攻韩西北，而大军暗中攻韩南部。未待魏、韩反应过来，秦军已攻破韩国南部重镇宛、邓、陶。秦昭王封魏冉为穰侯，食陶，封公子市于宛，公子悝于邓。

次年，白起再率秦军大破魏、韩军。魏昭王与韩釐王惊恐万分，无心再战，急派使者议和。秦昭王避而不见，全权委托给穰侯。穰侯狮子大开口，魏昭王与韩釐王欲苟且偷安，竟然一口承应。于是，韩被迫割让武遂（今山西垣曲东南黄河以北地区）之地二百里；魏国独木难支，无奈之下，也被迫割让河东地四百里。

割让土地所获得的暂时安宁很快又被打破。于明年，大良造白起与客卿错再起大军伐魏，取大小六十一城。魏国土地越来越少，国势日削。魏昭王觉得愧对祖宗，日夜焦心，竟大病了一场。

秦军东进，得到魏、韩大片土地后，与赵国接壤之地更多。魏、韩臣服后，三晋中赵国成了秦军东进最大的障碍。

周赧王二十七年，即公元前288年，秦昭王志得意满，撕毁与赵国的盟约，派大军进攻赵国，拔杜阳。但赵国承受着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改革带来的好处，骑兵强大，整体战斗力非常强，使秦军每进一步都十分艰难。

如何对付赵国，秦昭襄王日夜苦思，却没有想出好办法来。

在秦宗室贵戚之中，相国魏冉以多智谋著称，最受昭襄王信任。凡军国大事，昭襄王常与魏冉倾心交谈。果然，魏冉胸藏万机，不负所望，给昭襄王献上一条奇计。

“大王欲攻赵，必使其四面受敌，特别是要齐国从东面攻赵，则赵易破。齐君志大才疏。如果大王与齐王相约称帝，齐君必喜。齐国称帝，必然以平天下为己任，从而挑起战争，征伐四邻。大王约其攻赵，则大功必成。”

“相约称帝？”昭襄王大吃一惊，虽然心中曾有过许多梦想，但以现有国力贸然称帝却从未想过。“当今周室虽衰，却还是天下共主。天下大势，寡人尚未能主之，何以称帝？”

“大王明察。大王称帝为权宜之计，旨在激发齐王称帝之心，从而搅乱天下人心。天下大乱，诸侯争战，才有我大秦取利之机。”

“此计甚好。”昭襄王大喜道：“相国即派能言之士赴齐劝进。”

魏冉沉吟片刻，拱手道：“臣不敢居功，此计为亚卿吕礼所献。然人微言轻，虽能言之士，未必能使齐王动心。臣不敢托大，但天下人皆以臣为大王之腹心。臣借大王之威名，赴齐说项，必能坚齐王称帝之心。齐国可左右燕国，而韩、魏必唯大王之命是从。以连横之计，对赵形成秦、魏、韩、齐、燕五国合围之势，许以瓜分赵地，

则邯郸旦夕可下。”

“三晋多能士，如果识破此计，恐怕还要多费些周折。”昭襄王内心很激越，但王者风范在于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仍能抑制冲动，保持清醒。“相国为大秦江山不辞艰辛，实为大秦之福。那就有劳相国了。”

是年十月，秦相魏冉与亚卿吕礼，带着重礼赴齐，随行马车有一百多乘。昭襄王率文武大臣，亲自到郊外送行。

近年来的诸侯争战，并未给卫国以冲击。濮阳城外的河面上，除了偶尔有尸首漂过，依然是商船穿梭。

吕熙已将商贾之事全都交给了儿子吕鑫打理，自己一心一意培养独孙吕不韦。从吕不韦两岁开始就给他讲故事，三岁背诵《诗经》，四岁学写字、练武、练琴。

“不韦，给祖父背《关雎》。”吕熙将孙子抱在膝上，慈祥地抚摸着不韦的头。

“我要祖父给我讲故事。”不韦稚嫩的小手捋弄着祖父的胡须。

“韦儿乖，听祖父话。先背《关雎》。等下，祖父讲好多故事给韦儿听。”

“我背完了，祖父要说好多故事给韦儿听。”不韦晃着头，有滋有味地背诵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”

“嗯，韦儿真乖。祖父讲一个小故事。这故事说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长得像仙女一样。可她是一个洗衣女，整天得在水边洗衣服。当她洗完衣服后，抬头看到水边的葛儿长得绿油油的，枝叶到处蔓延，黄鸟在丛生的小树上自由自在地跳来跳去，无忧无虑地欢快地叫着，她心里忧伤极了。她对鸟儿说，你快去告诉我的阿娘，告诉她我要回家，叫她清理好我的衣裳，我要回家看爹娘。”

“祖父，她要洗很多衣服么？她为什么不能回家看父母？”

“因为她家里穷，不帮别人洗衣服就没饭吃。有一个诗人对这个姑娘说：‘我给你写了一首诗，叫《葛覃》，如果你背出来了，就有饭吃了。’可是，这个姑娘有点笨，背了好几遍，才背出来。”

“祖父，你叫我背，我帮她背出来，是不是可以给她很多好吃的？”

“好呀。只要你背出来，祖父马上叫人给她送好吃的。你跟着我念：‘葛之覃兮’”

“葛之覃兮”

“施于中谷”

“施于中谷”

……

这个小家伙也特聪明，记忆力很强，吕熙将《葛覃》教了两遍，他就能背了。吕

熙心里很是高兴，说道：“韦儿真乖，祖父今天讲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给韦儿听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韦儿拍着小手开心地笑了。

远古时候，在北方荒野中，有座巍峨雄伟、高耸入云的大山。在山林深处，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。

他们的首领，是幽冥之神“后土”的孙子，“信”的儿子，名字叫做夸父。因此这群人就叫夸父族。他们身强力壮，高大魁梧，意志力坚强，气概非凡，过着与世无争、逍遥自在的日子。

那时候，大地荒凉，毒物猛兽横行，人们生活凄苦。夸父为让部落的人们能够活下去，每天都率领众人跟洪水猛兽搏斗。

夸父常常将捉到的凶恶黄蛇挂在自己的两只耳朵上作为装饰，抓在手上挥舞，引以为荣。

有一年的天气非常热，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大地上，烤死庄稼，晒焦树木，河流干枯。人们热得难以忍受，夸父族的人纷纷死去。

夸父看到这种情景很难过，他仰头望着太阳，告诉族人：“太阳实在是可恶，我要追上太阳，捉住它，让它听人的指挥。”族人听后纷纷劝阻。

有的人说：“你千万别去呀，太阳离我们那么远，你会累死的。”

有的人说：“太阳那么热，你会被烤死的。”

夸父心意已决。他看着愁苦不堪的族人，说：“为大家的幸福生活，我一定要去，一定要捉住太阳！”

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，夸父告别族人，怀着雄心壮志，从东海边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迈开大步追去，开始他逐日的征程。

太阳在空中飞快地移动，夸父在地上如疾风似的，拼命地追呀追。他穿过一座座大山，跨过一条条河流，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“轰轰”作响，来回摇摆。

夸父跑累的时候，就微微打个盹，将鞋里的土抖落在地上，于是形成大山。饿的时候，他就摘野果充饥。有时候夸父也煮饭，用三块石头架锅，这三块石头就成了三座鼎足而立的高山，有几千米高。

夸父追着太阳跑，眼看离太阳越来越近，他的信心越来越强。越接近太阳，就渴得越厉害，已经不是捧河水就可以止渴了。

但是，他没有害怕，并且一直鼓励着自己，“快了，就要追上太阳了，人们的生活就会幸福了。”

经过九天九夜，在太阳落山的地方——禺谷，夸父终于追上了它。

红彤彤、热辣辣的火球，就在夸父眼前。万道金光沐浴在他身上。

夸父无比欢欣地张开双臂，想把太阳抱住。可是太阳炽热异常，夸父感到又渴又累。他就跑到黄河边，一口气把黄河之水喝干，可还是不解渴。他又跑到渭河边，把渭河水也喝光，仍不解渴。夸父又向北跑去，那里有纵横千里的大泽，大泽里的水足够夸父解渴。

但是，夸父还没有跑到大泽，就在半路上渴死了。

夸父临死的时候，心里充满遗憾。他牵挂自己的族人，于是，将自己手中的木杖扔出去。木杖落地的地方，顿时生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。

这片桃林终年茂盛，为往来的过客遮阴，结出的鲜桃，为勤劳的人们解渴，让人们能够消除疲劳，精力充沛地踏上旅程。

故事讲完了，韦儿听得入神，眼睛扑棱扑棱的。

这时，佣人拿着帖子过来禀报：“吕礼老爷刚着下人送来的，说吕礼老爷已随秦相到了濮阳，明日会来府上拜访。”

听说吕礼要来，吕熙心潮涌动，感慨万千。

吕熙与吕礼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，吕熙比吕礼年长一岁。俩人从小一块玩耍，一块读书，一块练武，一块长大。后来吕熙到卫国出仕，吕礼游历各诸侯后在秦国成家立业。吕礼凭着军功和多谋善断，积功成为秦国亚卿，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，虽然常通音讯，却未见过面，也不知相貌体格变成什么样了。

吕熙虽然闲居在家，但对政治风云仍然很敏感。吕礼随魏冉入齐，带有什么目的和使命？齐国会与秦国达成什么样的契约？会对哪些国家不利？诸侯各国对秦、齐联盟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？……

正当吕熙大脑高速运转时，忽然，院墙外车马喧嚣。

“吕爷回来啦！”门童在外欢欣高呼。

“阿父回来啦！”不韦从祖父的膝上下来，舞动着一双小手，蹦蹦跳跳向院子里跑去。

媚娘也从卧房里出来，红润的脸上洋溢娇羞的笑容。少年恩爱夫妻，分别两个多月，想念之情尽在眼中。

院外，吕鑫吩咐车夫和伙计将十多辆车的盐运到仓库去，带着十个护卫一同进入院里。有两个护卫手臂扎着布条，明显受了伤。走在前面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。

“父亲，我们回来了。”吕鑫一身风尘仆仆，十分精神。经过几年历练，吕鑫显得更加干练、沉稳、活力。他快步抱起走在前面的小不韦，拉着身边一位壮士和小男孩对吕熙说：“这次多亏了这位司空措大侠，这是他的儿子司马。”

司空措的身板非常结实，两眼炯炯有神。小男孩司马也是一副行武打扮。